

远行
译丛

智慧七柱 II

〔英〕T. E. 劳伦斯著
蔡惘生译

Seven Pillars of Wisdom

Seven
Pillars of Wisdom
II

智慧七柱 II

(英) T·W·劳伦斯 著 蔡惘生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智慧七柱. II / (英)劳伦斯著; 蔡悯生译.—
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6
ISBN 978-7-5321-6056-3

I. ①智… II. ①劳… ②蔡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97655 号

出品人: 黄育海 陈 征
项目统筹: 姜逸青 徐如麒
责任编辑: 张 翔
选题策划: 潘丽萍
封面设计: 汪佳诗

智慧七柱 II

〔英〕T. E. 劳伦斯 著

蔡悯生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c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l.com

山东新华书店 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75 字数 281,000

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6056-3/I · 4833 定价: 46.00 元

目 录

卷五 转捩点（续）

- 3 第六十四章 修改计划
- 9 第六十五章 进退维谷
- 14 第六十六章 大获全胜
- 20 第六十七章 凯旋荣归
- 28 第六十八章 攻击火车的战略意义

卷六 突袭桥梁

- 37 第六十九章 艾伦比及其左右手
- 42 第七十章 间谍？帮手？
- 48 第七十一章 重选护卫
- 54 第七十二章 星夜行军
- 62 第七十三章 班尼沙赫族人
- 70 第七十四章 塞拉因族入列
- 79 第七十五章 一波三折
- 86 第七十六章 炸桥失利
- 94 第七十七章 祸不单行
- 100 第七十八章 小有斩获

- 106 第七十九章 以阿兹拉克为家
- 114 第八十章 德拉历险
- 123 第八十一章 双骑南下

卷七 死海战役

- 133 第八十二章 局势大好
- 142 第八十三章 强化护卫队
- 150 第八十四章 占领塔菲拉
- 157 第八十五章 土耳其反扑
- 163 第八十六章 空泛的胜利
- 169 第八十七章 地冻天寒
- 177 第八十八章 运送金币
- 183 第八十九章 独自上路
- 190 第九十章 挂冠求去
- 195 第九十一章 妥协

卷八 好事多磨

- 201 第九十二章 重责大任
- 207 第九十三章 痛失同志
- 215 第九十四章 第七个夏天
- 225 第九十五章 骆驼大礼
- 232 第九十六章 空袭
- 236 第九十七章 拨云见日

卷九 打破均势局面

- 241 第九十八章 诱饵
- 250 第九十九章 飞向杰佛
- 260 第一〇〇章 欺骗与赎罪
- 264 第一〇一章 暗通款曲
- 269 第一〇二章 目标阿兹拉克
- 276 第一〇三章 自我解剖
- 283 第一〇四章 全员到齐
- 288 第一〇五章 快速推进
- 295 第一〇六章 内讧

卷十 华宅落成

- 303 第一〇七章 大会师
- 312 第一〇八章 好彩头
- 318 第一〇九章 开战
- 325 第一一〇章 心痒难耐
- 330 第一一一章 不硬拼
- 335 第一一二章 最关键的一座桥
- 339 第一一三章 讨救兵
- 349 第一一四章 亨德里-佩奇机
- 355 第一一五章 移防谢赫萨阿德
- 361 第一一六章 战果辉煌
- 366 第一一七章 入主德安
- 376 第一一八章 会师基斯沃

- 383 第一九章 大马士革
- 390 第二〇章 成立新政府
- 396 第二一章 战俘
- 403 第二二章 卸下重担
- 407 后记 一己之私
- 409 附录一 汉志装甲车连与十磅炮兵连人员名册
- 413 附录二 行军日志
- 422 附录三 T. E. 劳伦斯年表
- 429 附录四 T. E. 肖所著《智慧七柱》附注

卷五

转捩点（续）

第六十四章 修改计划

阿卜杜拉的斡旋已有进展。卡西姆不再公然挑衅，但仍绷着张臭脸，不肯公开和解。各个较小派系大约有一百位族人已经敢于背离他，答应与我们同行。我们与查阿尔讨论后，决定就以这支兵力碰碰运气。再拖延下去，吸收来的新兵或许又会打退堂鼓，而且以目前各部落间的气氛看来，再吸收新兵的机会很渺茫。

这支队伍很小，只有原来预期的三分之一。我们兵力不足，只好黯然修改计划。我们也缺乏一个望重四方的领袖。查阿尔与往常一样，仍是个很有才干的族长，有远见、精力充沛、做事踏实。他很有胆识，可是与奥达太过亲近，因而使人对他有戒心，再加上说话刻薄而且口无遮拦，让人信不过，连他提的忠告大家都不愿接受。

第二天费萨尔派来驮行李的骆驼队到达，由十个自由人照料二十峰骆驼，另有四名费萨尔的贴身仆人监督他们。这些人是整个部队中最受费萨尔信赖的随从，很懂得如何侍候费萨尔。他们乐于舍身救主，若他遇难也愿与之共存亡。我们让两

名教官各有两人陪伴，以确保如果我出事了，他们仍可安然返回营地。已缩水的突击计划所需的行李都已打包妥当，一切就绪，准备一早启程。

九月十六日黎明，我们由瓦地伦出发。已经失明的艾德谢里夫仍坚持同行，他说虽然无法开枪，至少还骑得动，如果真主眷顾我们，让我们成功，他就趁机向费萨尔告假还乡，如此解甲归田至少不会太过遗憾。查阿尔率领他的二十五名诺瓦瑟拉族人，他们是奥达旗下的一个支系，自称是我的手下，他们的骆驼是全沙漠最负盛名的。我耐得住长途跋涉，使他们乐于与我为伍。

莫特洛格·阿瓦也骑着阿拉伯半岛北部最优良的骆驼吉达，加入我们的行列。队伍内的伙伴看吉达的眼神不尽相同，有人自豪，有人艳羡，全视自己与莫特洛格的关系而定。我的加扎拉高大威武，跑起来更快，但年事已高，经不起高速奔驰。然而，它却是队上——事实上应该说是这片沙漠中——唯一能与吉达相提并论的名种，它玉树临风般的堂皇外貌，令我与有荣焉。

其余的队员三三两两聚成一小群，像散落的项链。祖威达族、达劳夏族、托加特加族、扎雷班尼族等，各成一群。动身半小时后，有几个满脸羞惭的杜曼尼叶族人由侧边山谷中骑出来，他们无法忍受眼睁睁看别人去突袭，自己却只能与妇女胡闹。

每一群人都各走各的，互不交谈，我整天忙着在满脸不悦的族长间来回穿梭，设法使他们化干戈为玉帛，以求在展开行动时

得以团结一致。然而，他们之间唯一的共识就是行进间不接受查阿尔的命令——尽管他被公认为智勇双全，同时也是身经百战的猛将。就我而言，他是放眼望去唯一能信任的人。至于其他人，我觉得他们说的话、他们的承诺，或许连他们的步枪能否信得过都仍在未定之天。

可怜的艾德谢里夫虽然是游牧民族的领袖，却已派不上用场，我虽然百般不愿，仍必须扛起指挥的重责大任。部落民族突袭的特殊技艺，以及休息用餐、让骆驼吃草、决定走哪条路、薪饷、纷争、瓜分战利品、世仇、行进次序，这些在牛津现代史学院的课堂上都没教。我忙着摸索出头绪来处理这些琐事，无暇欣赏沿路景观，也未能多花心思研究该如何攻击慕达瓦拉，以及如何充分利用炸药达到奇袭的效果。

日正当中时，我们在一处肥沃的土地上午休，春雨下在沙质斜坡上，长出银白色的茂盛草丛，最合骆驼的口味。气候温和，像英国的八月天般怡人，我们惬意地四处溜达徜徉，出发前几天的纷纷扰扰，以及暂时化解但仍有隐忧的紧张气氛，在此地总算雨过天晴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人心转瞬即变。

午后稍晚我们再度上路，沿一道两旁都是砂岩壁的峡谷盘旋下山，于日落前到达另一片平地，黄色的泥土一如要到达瓦地伦的美景前的那一段路。我们在平地边缘扎营。我的穿针引线已有成果：扎营时只分成三区，各区用柽柳树的枯枝升起一堆熊熊烈火。我的手下在一区，另一区是查阿尔的人马，第三区是其余的豪威塔特族人。夜深后，等到各族长饱餐完一顿瞪羚肉与热面包，总算能将他们全请到我这个中立派的火堆旁，

平心静气地讨论第二天的行程。

我们必须在日落时在慕达瓦拉的水井处饮水，此处距火车站这一侧两三英里远，位于一座有掩蔽的山谷中。然后，一入夜就可以到车站附近勘察，看看以我们目前薄弱的兵力能否发动攻势。我强烈支持进攻（与众人唱反调），因为那是铁路沿线最关键的一个据点。那些阿拉伯人无法看出这一点，因为他们不了解土耳其人因战线长而必然极为依赖补给线。不过，我们还是谈得一团和气，最后也信心满满地各自回营就寝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先留在原地用过早餐，因为前面只有六小时路程。饭后继续穿越那片黄土平地，到达一座坚硬碎石灰石的平原，上面覆着褐色、被风雨磨钝的打火石。接下来是一些小丘陵，偶尔在较陡的坡道上有些软沙地层，是旋风吹过此处后掉落下来聚积而成的。我们由这些坡道爬上一座山头，然后越过山的另一侧进入类似的山谷中，眼前豁然开朗，由阴暗的碎石堆中跨入阳光普照的辽阔平原。一座小沙丘从平原中绵延开来。

我们在入口处午休，在午后准时到达水井。那是一座露天水池，几平方码大，位于一座遍布板状巨石与打火石和沙的空谷中。污浊的水质令人失去胃口。池面上覆着一层厚厚的绿色泥巴，有些油腻腻、像小岛似的粉红色大气囊浮在池面。阿拉伯人解释，土耳其人将死骆驼丢入池中，使水质腐臭，不过时日已久，所造成的影响已经变淡。如果我能认同他们这种标准，或许就能觉得影响已经淡得微不足道了。

然而，除非能攻下慕达瓦拉，否则也只有这池水可用，所

以我们拿水袋开始装水。一个豪威塔特族人在帮忙取水时，不慎由池边滑落水中，沉入池面油腻腻的厚泥下好一阵子，然后浮出水面，激烈地喘着大气，在众人的笑闹声中手忙脚乱地爬上岸来。他身后的池面留下一个黑洞，一股腐肉的恶臭像一根扎实的柱子般冒出来，盘绕在我们及整个山谷间，令人作呕。

薄暮时分，查阿尔和我，连同两名教官和其他人，悄悄前进。半小时后，我们登上最后一座山头，到达一处土耳其人的战壕及石头堆成的哨站，里面空无一人。前面山下便是车站，守军举炊的火光照得门窗一片通明。从这里看去距离似乎很近，不过斯托克斯的机枪射程只有三百码，所以我们继续前进，敌人的嘈杂声依稀可辨，我们提心吊胆，唯恐引起狗吠而暴露行迹。斯托克斯教官左顾右盼，想找个架设机枪的据点，始终找不到合意的。

这时查阿尔和我爬过最后一段平地，直到可以数出没光线的帐篷有几座，交谈声也清晰可辨。有一个人走出门，朝我们的方向走来，然后迟疑了一下。他划亮一根火柴点烟，火光照亮他的脸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他的长相：一个年轻、脸部深陷、满脸病容的军官。他蹲下来抽了一会儿烟，再走回同胞处，他走过时他们静了下来。

我们折回山上，低声讨论。这座车站很长，以石头砌成，坚固得恐怕连我们带的那些炮弹都打不破。守军似乎有两百人。我们只有一百一十六支步枪，而且人员相处得不是很融洽。唯一能凭借的优势就是出其不意。

所以，最后我投票赞成离开，不去惊动他们，以待日后再战，而这应该也为期不远。不过，事实上，接踵而来的意外使慕达瓦拉逃过一劫，直到一九一八年八月，在它苟延残喘许久后，巴克斯顿的骆驼部队才出兵将之攻下。

在那之后，我便开始着手整理我的回忆录了。

我开始写回忆录，是由于我所看到的一件小事，这件小事令我深感震撼。

那是在一九一九年三月，我正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。

那天，我正和我的朋友一起散步，突然发现前面走来一个士兵，他身上背着一个大大的行囊，行囊上还插着一面旗子，旗子上印着“英军”两个字，士兵的腰带也印着“英军”两个字。

我问我的朋友：“这是谁的士兵？为什么他的行囊上印着‘英军’两个字？”

朋友回答说：“这是印度士兵，他们都是被派到摩洛哥打仗的。”

我问：“印度士兵打仗？他们不是和平主义者吗？”

朋友回答说：“是的，但是他们被派去打仗，所以他们必须打仗。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他们要打仗？他们不是和平主义者吗？”

朋友回答说：“因为他们的国家被派去打仗，所以他们必须打仗。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他们的国家被派去打仗？他们不是和平主义者吗？”

朋友回答说：“因为他们的国王被派去打仗，所以他们必须打仗。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他们的国王被派去打仗？他们不是和平主义者吗？”

朋友回答说：“因为他们的国王被派去打仗，所以他们必须打仗。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他们的国王被派去打仗？他们不是和平主义者吗？”

朋友回答说：“因为他们的国王被派去打仗，所以他们必须打仗。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他们的国王被派去打仗？他们不是和平主义者吗？”

朋友回答说：“因为他们的国王被派去打仗，所以他们必须打仗。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他们的国王被派去打仗？他们不是和平主义者吗？”

朋友回答说：“因为他们的国王被派去打仗，所以他们必须打仗。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他们的国王被派去打仗？他们不是和平主义者吗？”

朋友回答说：“因为他们的国王被派去打仗，所以他们必须打仗。”

第六十五章 进退维谷

我们悄悄牵回骆驼，回营就寝。第二天循原路往回走，进入车站看不见的平原深处，然后往南越过那片沙质平地。我们看到瞪羚、剑羚、鸵鸟的足迹，还有一个地方有豹许久前留下的足迹。我们要前往平原另一头的小丘陵，打算炸毁一辆火车，因为查阿尔说那个地点的轨道弯度适合我们埋地雷，而且旁边的山脊可以埋伏机枪。

所以我们从南部的丘岭往东走，直到距离铁路不到半英里。队伍就停在一座三十英尺高的山谷中，有几个人走向铁路，铁轨为了避开我们所在的高地，略朝东弯。这座高地的最远端是一块平坦的台地，比铁轨高五十英尺，面北穿过山谷。

铁轨筑在高堤上穿越洼地，有一座两个桥拱的桥梁贯穿其间，用来排放雨水。这里似乎是埋地雷的绝佳地点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使用电力引爆的炸药，不晓得效果如何。不过我们都同意最保险的方法是将地雷埋在桥上，因为无论能否炸毁火车头，至少可以保证能将桥梁炸断，火车也就甭想通行了。

岩棚上很适合让斯托克斯架设据点。自动机枪架在岩棚上

稍嫌高，不过无论火车由哪个方向开来，从此处向下扫射都可以压制住。两位我必须负责他们安危的英国教官在一起比较妥当，一来不怕突发状况，二来安然撤离也不成问题。斯托克斯正为痢疾所苦，或许是慕达瓦拉的池水吃坏了肚子。英国人娇生惯养，对疾病很少有抗体。

我们回到停放骆驼处，将行李卸下，再到附近岩面凹陷处的安全草地上放牧，这些凹陷处是阿拉伯人在岩壁刮盐后形成的。几个自由人将斯托克斯和路易斯的机枪与弹药卸下来，再将火药与绝缘电线、发电机与工具全搬到选定地点。两名教官在一处高地架起他们的玩具，我们则到桥上在两条枕木间挖一个坑，在里面埋了五十磅火药。我们将一包包火药拆开，再装填入一个大沙袋内，利用阳光的热气使它成为乳胶状。

要把火药埋妥也费了好大的劲。路基很陡，铁轨和山腰间的袋形区域有一道风吹积成的沙堤。除了我，其他人都没跨过这道沙堤，每一步走来都如履薄冰。然而我走过后还是在平滑的沙面留下足迹。我用斗篷包着由路基挖起来的碎土石，一趟一趟地带到桥下抛弃，让水自然地将这些土石冲匀。

我花了将近两小时才挖好坑洞，将炸药埋进去，而将笨重的电线由引爆器牵到山上又是一项棘手的工程。沙堤的表面凝成坚脆的表皮，必须弄碎表皮才能埋入电线。这些电线都很坚硬，在沙面上看起来像一条细长笨重的长蛇。我将某段电线压到沙面下，其他段的电线又跳出沙面来。到了最后，还是得拿石块将电线一段段压住，但是，这么一来又得将沙面挖得一团糟才能将石块埋住。